天史

天史卷之九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雲間董其昌思白
兩先生評選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黨 六案

漢儒盛名致禍

後漢桓帝時、黃瓊爲太尉、辟名士范滂等十餘人、天下想其風采、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太原郭泰博學善談論、爲河南尹李膺所器、游洛陽歸、諸

儒送至河上。車亦數千輛。膺惟與泰同舟而濟。人望之若登仙焉。初帝為蠡吾侯。嘗師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尚書。時同郡房植。亦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以名相競。遂成甘陵南北之黨。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使之各立崖岸。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仇。由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

彪爲之冠。與李膺陳蕃更相褒重。學中語云。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公卿以下。莫不倒屣。畏其議彈。時宦官用勢。成瑨捕之急。遂爲所訟。帝大怒。乃殺成瑨於獄中。岑晊逃免。

時有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疾膺。教成上書。訟免。告膺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大怒。移檄書官逮捕黨人。布告天下。遂下膺等於獄。及杜

容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則懸金購募、賈彪西行、說竇武霍諝訟之、帝意稍解、赦之、禁錮不復用、范滂歸洛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去、靈帝時、陳蕃竇武、誅宦者事洩、爲曹節所殺、至靈帝二年、復有鉤黨之禍

論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黄、君子知幾、不忘陰陽窮變通久、進退存亡、彼其之子、以道爲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東漢黨禍

漢靈帝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

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蕃用事、復舉拔膺等、陳蕃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拷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

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敎、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

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論曰、夫儒之為道、猶天地之與萬物也、任其勞不居其功、藏其用不顯其名、是以陰陽疑戰而元貞不受患焉、故能德歸之潛、聖人歸之遯、玉以璞而藏輝、金以沙而匿彩、麟鳳龜龍不游于破卵之郊、蓂莢芝蘭不生於刺人之野、非重道而吝其寶也、氣所未合而急與之乖、隋珠彈雀、得少而失多耳、故知幾達務者、君子成物成身之權術也、東漢名儒能砥礪廉隅而無毀方瓦合之妙、當夜長日短之時、北陸乘權、蕭物

蕭索起而與玄冥爲敵何異鸞鷟鳴鴟梟之前虓虎嘯狐狸之側不磨牙吮血不甘心焉既不能默用挽回而猶然三君八顧種種標榜祖送往來車馬成都殆有市心也乎傲者凶德也黨者敗道也龍門未必入室仙舟未必登岸太學三萬未必皆閔孟顏曾也而賓客嘈雜羣小嚀沸諸君子能無敗乎方而不隅圓而不刓吾於林宗元方有取焉雖然此春秋責備之道也若夫敗名教爲圓融借模稜爲捷徑是又諸君子之罪人也然夫明哲保身其唯中和之聖人歟

牛李各以黨敗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李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入有劾宗閔掌貢舉不公者、德裕助之、黜爲遠州刺史、由是釁隙遂成、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宗閔等引以爲相、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排擯李德裕之黨爲之一空。文宗太和五年、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德裕具奏、上悅之、僧孺忌其功、以新與吐蕃約好、不宜

納降失信詔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遂誅悉怛謀於境上德裕與僧孺搆怨益深上亦悔絕降非計尤僧孺失策出為淮南節度使召李德裕還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而罷李宗閔太和七年李訓鄭注皆恨德裕復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罷德裕於與元于是兩家朋黨互相擠援上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及武宗即位會昌元年復召德裕同平章事加太尉衛國公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德裕專權日久頗狥愛憎中外怨之

武宗崩宣宗即位復罷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再貶崖州司戶而卒盡反德裕之政凡爲所薦者皆搆陷之自長慶元年歷五朝而黨錮之禍不解唐室亦壞而牛李亦衰

論曰怨之毒甚矣哉一人之私遂至盤據五朝而亡人之國究竟身名不立兩相平焉觀此亦可衰其氣矣

章惇黨錮元祐名賢

宋哲宗紹聖元年、復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引用蔡京蔡卞林希曾布等盡復王安石新法、以司馬光爲黨首流呂大防。劉摯。蘇轍。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於遠州。禁錮其子孫。再竄范祖禹劉安世於化梅二州。惇必欲置之死地。嘗擢土豪爲判官、使過梅州殺之。未至三十里、嘔血而死。因而獲免。于是元祐名臣排斥殆盡。一日之中。布滿海甸。哲宗崩、徽宗立、追復呂大防劉摯等官、黜章惇於

潭州靖國六年台諫論惇迷國罔上屠毒縉紳乃復貶雷州司戶而卒初蘇轍爲惇所謫於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爲擅奪民居使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轍還惇至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惇所害幾破我家今不可得惇遂露處是亦一快報云

論曰歷代黨錮之禍其爲害雖一隨世代爲升降黨之中亦有分焉如東漢黨禍始於諸君子八顧八及互相標榜違遵養時晦之道故爲奄宦所中不十年

而國亡至唐牛李之黨起於對策私恨彼此排擯歷五朝而唐遂衰已不及東漢諸儒以道自立者矣然德裕僧孺猶稱唐室名臣但城府未化耳至宋元祐間則儼然羣小盈廷芟蘭樹艾蜀洛諸儒一網打盡御書黨人之碑遍布偽學之禁始於安石成於蔡京較漢唐更甲矣倘徽宗能以黜章惇之心不為蠱惑豈非大有為之主哉倏焉雲翳蔽空煬阜借荒反為諸奸下石焉何前後兩截耶如人元氣不調五臟之中必成塵塊始而知痛猶可療也久則習為自然散

於百脉之間。而人遂以亡矣。嗚呼、宰相必曰鹽梅。將。

以用其謝也。

嵇康高賸

晉嵇康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及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効之謂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因言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之以為謗己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宜早除之遂殺殺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故竹林七賢多無令終。以成晉室淸言之禍。

晉書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志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說物、殊

異虛舟有同讓贊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尊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執經禮之
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
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
焉賜隱臣行厥志圭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諸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
流兹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
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執獨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終𩞾愴神交於晩笛。或相思而𣫔駕。然而無補於世道也。

郭解以俠族

郭解、漢武時游俠也、短小精悍、陰賊作姦、以軀借人報仇、殺人甚衆、年長折節、輕財好施、喜聲名、故遠近惡少皆宗之、其所睚眦、客必爲報之、無免者、及武帝徙豪茂陵、吏籍解名、解不願、屬大將軍衛青言其貧、武帝曰、解布衣、能使大將軍爲之言、不貧、卒徙解、送之者幾萬人、車數千輛、解兄子、恃解勢殺人、因捕解、解亡、所過舍、主人匿不敢告、多自殺、其威人如此、軹有儒生於坐短解者、解客聞之、遂殺生、斷其舌、事下

吏解實不知、奏解無罪、丞相公孫弘曰、俠布衣為任俠、至於睚眦殺人、雖弗知其罪甚於知、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論曰、今之號為俠者、恃勢姿物、武斷鄉曲、吾直以為穿窬之雄耳、即俠如郭解、亦僅得族、況為解所恥乎、當時劇孟朱家亦皆重然諾、天下重之、而解好巧殺人、終不免族滅、故曰好勇而不好學則亂、

天史卷之九終

天史卷之十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甫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左道二十四案

九黎亂德

史記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假擾天常、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瀆於祀、禍灾薦臻、莫盡其氣、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

厲民、民用安生、嶶左道之姤云、

孔子誅少正卯

荀子曰、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傑雄也、不可以不誅、爲政三月而魯大治。

論曰、亂臣賊子弑父與君、夫子未能遍誅、獨先之以少正卯蓋亂賊明叛吾道不足刑千古之惑夫異端則寖入人心。久而風氣爲之大壞。是酖毒也。兩觀之誅其爲萬世道統慮乎。

王安石父子濟惡

王安石、臨川人、宋仁宗朝、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性彊忮、善辨博、踔迫執拗、果於自用、以矯世變俗爲已任。外示恬退、屢召不起、神宗熙寧元年、越次入對、參知政事、議行新法、用呂惠卿曾布蔡確元絳章惇等、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保甲、方田免役、市易、均輸等法、頒行天下、由是出內庫緡錢百萬、給鄉戶小民、戶借錢一千、使納一千三百、民不願者、州縣強散之、謂青苗常平錢。保甲以民爲兵、立保正副、連坐

之法、苛急紛更、至有斷腕截指以避丁者。市易均輸、則以內藏錢帛、置市京師、悉鬻於民以給用、甚至果茹薪炭、悉令計直、收其息於官。于是天下場務、坑冶、河渡、房園、皆有租課。中外騷然。迄無成功。其餘法不便者類如此。斥逐大臣異己者、貶韓琦司馬光富弼蔡京程顥蘇軾文彥博等數十人、引用憸邪、盤據延要、又以己說創立新經、使主司用以取士。黜孔子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穿鑿字說、流於佛老。而士風學術、頹然一變矣。安石一子名雱、敏慧豪橫、未冠

能著書數萬言、然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早舉進士、睥
睨一世、不欲作小官、安石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
經、刊之坊間、傳達於帝、使其黨交薦之、帝召見除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以新法不
行勸誅異己者、安石一日與程顥論事、雱因首跣足
携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曰以新法不行、雱大言
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其橫肆如此。熙
寧八年、以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
士、明年雱疽發背死、帝亦久厭安石、遂罷之、司馬光

入相。盡改新法。及安石歿。卒成元祐黨人之禍、宋室始衰。

論曰、安石一執拗果窒人也、其志亦欲有爲、但學古画葫蘆耳、力欲伸其説、侮衆護短、意氣用事太過、故以亂宋天下、卒之天殺厥嗣、身歿而法不行、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純也、雖然、洛陽鵑聲。天授白眼、囬宋祚之將移也。不然。地氣何由南乎。

宋徽宗崇道亂儒

徽宗崇寧三年、既用蔡京爲宰相、立黨人碑、禁錮元祐大臣、遂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詔曰、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封舒王、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用蜀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安於九成宮、酌獻受賀、明年、漢津死、賜號嘉成侯、政和二年、有溫州人林靈素者、善妖幻、知帝寵信邪術、賄左右以進、帝拜爲通眞達靈先生、靈素大言曰、陛下爲上帝之長子、號長生大帝君、下降于世、蔡

京王黼等皆左右仙官、後宮劉貴妃、乃九華玉真安妃、帝甚寵信、爲作上清寶籙宮所費巨萬、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府、其徒錦衣玉食幾二萬人、政和六年、立道學於辟雍、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求道教仙經于天下、設千道會於寶籙宮、命士庶聽林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因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嘗出祀天於南郊、以道士百人執幡幢前導、蔡攸自言親見空中樓閣仙子往來之狀、遂作天神降詔、以示百官、宣和元年、都城有女子忽生髭、上命度

爲道士是歲京師大水平地高十餘丈帝命林靈素
祈之方城上步虗爲役夫所擿而欬後數年徽宗父
子北狩而中原淪於夷狄

王衍淸談敗晉

晉惠帝元康中、尚書令王衍、善淸談、崇尚虛無、宅心事外、以任放爲達、名重當世、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悞天下蒼生者。必若人也。懷帝永嘉五年、衍助司馬越之亂、爲太尉、使弟澄敦各居要地、曰足以爲三窟矣、及越死、漢石勒追而執之、問以晉室亂故、衍曰、計不在已。自言、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

重任。何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遂排墻毆之。

論曰。溺身富貴之塲。借戶虛無之說。雖風生玉塵。而棘長銅駝。坐使神州陸沉。中原左衽。卽兎窟未安。能輿不守矣。士君子之於名敎。固可一日忘哉。

欒大丹術偽主

漢武帝元鼎四年、方士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後入海求師、帝使人驗之、無所見、仍腰斬

論曰仙人而曰必有也愚者之所笑也仙人而曰必無也達者之所笑也仙人可有而可無黃金可無而可有有者有之無者不得而有之也蓋仙人者聖人之小乘得清虛長住之一道自了其性命而結局矣較之聖人如小川之與大海海可納川而川不能納海也黃帝可以見廣成子武帝則文成欒大諸人而已所謂有者有之無者不得有之也

魚朝恩恃寵辱教

唐肅宗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之亂、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聽其節度、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不識章句、自謂才兼文武、大曆元年、代宗釋奠於國子監、命朝恩率子弟皆往聽講、遂以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朝恩執易升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識者醜之、大歷五年、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與汾陽王郭子儀有隙、嘗使人掘

其父冢、儀不敢問、干預朝政、凌侮相臣、上寢不能平、乃使宰相元載密謀誅之。

論曰、吾於閹宦事非大惡奇禍、多畧而不載、蓋彼刑餘厮役、惟以溫飽寵倖是圖、非有以道事君之責者也、惟引君者絕其佞端、清其黨與、譬如元氣有餘、則飢飽不傷、刁豎易牙所以不能害管仲之霸也、朝恩執經升座、大開千古笑端、故榜之爲澤宮一刼云、

魏拓跋崇佛亂國

南北朝、魏主拓拔烰專尚釋氏、不事經籍、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處士馮亮、巧於營建、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備極岩壑土木之美、遠近承風、州郡有一萬三千餘寺、延昌四年、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以尼惠暉爲妻、自號大乘、能合狂藥、使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識、於是作亂者僧俗嚮應數十萬人、殺害淫擄、備其慘酷、魏主遣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及明帝立、胡后作九、

僧浮屠高九十丈於宮側立寺所費億萬因與沙門私通魏遂衰滅。

論曰佛無所用於人者也。一萬三千餘寺非崇佛也崇其借佛名而爲盜者耳。至於法慶被誅胡后沉河。乃眞佛也。何也。天佛之大者也。

梁主捨身佞佛

梁蕭衍、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祭宗廟皆以麪爲犧牲、釋御服、乘法衣、三捨身同泰寺、設大會、親爲四衆講涅槃經、命羣臣以錢億萬奉贖還宮、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食、大赦天下、大同元年、同泰寺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大起浮屠十二層、窮極民力、與兵取魏壽陽、塞淮水以灌之、驅軍民二十餘萬人、夏暑負土肩穿疫死者相枕、蠅虫晝夜聲合、冬寒淮泗冰凍死者什七八、凡三

築淮堰。成而復壞漂沒居民入海者十餘萬戶。堰卒不成。梁太清二年、東魏將侯景叛魏降梁。梁主復欲賣景與東魏通好。景遂舉兵結梁主少子臨賀王蕭正德爲內應、故陳梁主十失、攻陷臺城。梁主蔬茹皆絕。因食雞子。索蜜不得曰荷荷而殂。正德亦爲景所殺。

論曰、夫佛者慈悲之教主也、因其國俗而立之教、乃有髡剃披緇茹素讀經之事、非必盡弃絕倫類、毀髮、摩頂踵、而相率於禽獸也、蓋依然父子君臣男

飲食之情而異其面貌土俗耳使佛生中國以承吾堯舜周孔之道統必以慈悲行吾仁以斷忍行吾義以戒貪瞋行吾廉絜以捨身行吾捐軀成仁之名節以說法演教行吾明心見性之經書所食者不必不雞豬魚蒜也所衣者不必不章甫縫掖也所涅槃坐化者不必不棺槨衣衾也後人不師其心而飾其貌是猶堯服而桀行吾將病堯之不足法乎抑法堯者之非法乎蓋佞佛者迂也斥佛者矯也吾一以貫之雖周公孔子皆佛菩薩也顏閔而下皆維那迦葉也

則兩敗可以不爭矣若梁武非佞佛也畔佛竊佛而謗佛也習其法壞之爲千古斥佛之口實佛何罪焉知愛犧牲而不知驅民爲魚鱉能捨身而不能斷壽陽之一城受降以爲利者貪也貨景以求和者詐也竭民膏以爲浮屠碎民命以爲精衛嗔癡也卒至骨肉生魔臺城墟劫所謂毒盤滿懷妄敎戒業者乎善法佛者則法吾佛可也不必彼之所謂佛也

王凝之借鬼

晉隆安三年、會稽世子元顯、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置京師以充兵、民心騷動、孫恩冠居海島、因乘亂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

論曰鬼可借乎哉、借鬼者鬼乃得而借之矣、虛無莊老流爲異端、此晉祚所以不與也、

殷仲堪奉天師法

殷仲堪、殷浩之從子也、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以爲都督荆益寧州軍事、堪少有時譽、信奉天師道法、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行小惠、多疑少決、安帝隆安三年、與楊佺期謀襲桓玄、不果、爲玄所殺、

論曰、天師無之乎、曰、有、風雨雷電各有所司、豈無道以處此、孔子聞迅雷風烈必變、是善奉天師法者也、殷浩以清言莊老貽其子、遂竄入史巫若天師而可禱祈、則一受賄之宵小耳、何天之有、異端殺身、故學

者當先明器識。

高駢信寵妖法

高駢、幽州人、高崇文之孫、唐懿宗咸通中、爲嶺南西道節度使、駢好讀書喜談古兵法、敏決多智、平南詔蠻、取交趾、所向有功、僖宗朝爲西川節度使、築成都羅城、二十五里、三月而就、人服其神、中和元年、黃巢亂長安、以駢爲東方都統、觀望不進、信用方士呂用之妖法。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用之與其黨諸葛殷張守一等、共爲蠱惑、駢以爲神、用之曰、宰相有遣刺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乃使駢

衣婦人衣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鏗然有聲曰幾落㸃手明旦駢泣謝之又刻石遺於香案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駢得之驚喜以爲不日上昇刻木鶴於庭時着羽服跨之其誕如此用之欲以兵威脅制諸將乃請募驍勇二萬人爲莫邪都置將吏如帥府駢從之由是專行威福無復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埋木人於庭書駢姓名而釘之故駢常惛惑僖宗光啓二年高駢將畢師鐸等起兵誅用之駢驚急無措用之徐曰不過煩玄女一力士耳

駢亦漸覺其詐。用之亡走。爲楊行密所誅。舉家剉裂之。守一等爲亂軍所殺。初駢在成都。殺一婦人。臨刑戟手大駡曰。我訴於上帝。使汝舉家屠戮。及駢爲師鐸所囚。送秦彥殺之。無少長得免。

論曰。高駢築城伐蠻之日。材氣過人遠矣。一旦蠱惑狂愚。爲豎子所弄而不之覺。豈魘魅所致耶。夫淸明之氣。邪不能干。駢固有妖心焉。雖集城空惑於讖識。視皇輿之播遷而甘心。此用之乘其敗也。嗚呼。駢妖而用之亦剗。左道何爲者乎。

肅宗置道場於三殿

唐肅宗上元二年、帝以生日爲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諸佛菩薩、武士爲金剛神王、使大臣百官膜拜圍繞、明年帝崩、有李輔國之禍

論曰、三癡六狂、不知昏明、朽根枯株、欲生肌膚、抑志其所本歟。人道閉塞。鬼祟其宇歟。

唐懿宗佞佛

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座二、度高二丈、構以沉檀、塗髹、鏤龍鳳葩蘤、金釦之、上施複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錦囊繡襆、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刹、珠玉爲帳、孔鷸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柱、陛墄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轝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

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歲賜京師耆老。於是不逞小人皆斷臂燃指、相望於途、爭以金翠施捨、集大衢作繒台縵門、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

論曰、佛而可佞也、以好聲色好貨利之男子耳。不然、一清淨人而爲俗流所粉飾、譬如轉蜣丸於檀麝之前、吾知其欲嘔也、嗟夫佛可佞乎則多積金銀貝辮可以佛矣。

天燬玉清宮

宋眞宗惑於王欽若之言、欲假祥瑞以塗飾太中祥符元年、正月、帝謂羣臣曰、朕去冬、寢殿中、嘗見有神人告以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此其時矣、宜中外齋戒以候神貺、明日、果有天書降於承天門南鴟尾上、緘以黃帛、纏以青縷、帝遂與大臣等、跪拜迎受、盛以金匱、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宰相王旦等率中外文武蕃夷僧道、二萬四千三百餘人、表賀請封禪、乃以旦兼封禪大禮使、自是或得天書

於泰山或言聖祖降於延恩殿。王欽若獻芝草一萬三千本。言祥瑞者殆無虛日。作玉淸昭應宮以貯天書。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金碧之費殆億萬計。封王旦爲玉淸昭應使。鑄玉皇聖祖像安之宮中。刻天書於石。以御立侍於側。天禧三年、大會道釋於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是特蝗旱連年、河決數百里、彗出北斗、有兩月竝見東南、京師民訛言妖至欲走、灾變相仍。明年帝崩。以天書殉葬。仁宗立天聖七年、丁未夜、大雨震電、火隨雨起、延燒宮殿數千間。

玉淸昭應宮盡燬。後數十年。徽宗自號道君乃有父子北狩之禍。

論曰、余不知眞宗之爲何如主也。聲色貨利、猶曰自娛、忽而迷謬喪心、若病魔鬼魅、舉國若狂、是一大巫南面而坐者耳。欽若不足誅。瓶珠受賄、維鼎之姦、旦誠千古罪人也。天火燬宮。深惡其不情而無恥耳。道君之禍有貽謀哉。

潘誕左道伏誅

隋煬帝大業中、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煉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所費巨萬、誕云、金丹須用石膽石髓、發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誕乃言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大怒鎖詣涿郡斬之。

論曰、煬帝此爲、殊解人意、小人而仁者有之矣。

柳泌採藥

唐憲宗元和中頗信神仙、詔求天下方士、皇甫鏄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上召見之、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乃以泌知台州刺史、泌至台州、驅吏民入山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遂暴崩於中和殿、柳泌伏誅、

新垣平以詐殺身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帝信之、作渭陽五帝廟、以平爲上大夫、平言闕下有寶玉氣、私使人持盃詣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頃之日卻復中、遂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汾陰有寶玉氣、鼎將出、帝乃治汾陽廟、後元年冬十月人有告平詐者。帝覺之、遂伏誅。

論曰、漢文稱古今令主。而不免惑於方士一言。其後

武帝文成欒大諸徒。未必非兆端於此也。然垣平卒以殺身寶鼎終不可出。隱怪亦何為哉。

方臘左道致亂

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女子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憑以自信、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有漆園、亦爲造作局所酷取、故聚衆作亂、至數十萬人、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無弓矢介胄、皆以鬼神詭秘相扇訹、攻陷睦歙杭州、掠桐廬富陽諸縣、凡得官吏、必斷臠煎割、以快怨心、帝命童貫韓世忠率兵討之、擒臘斬於都市、誅

其妻子餘賊殆七萬人、

張遇賢信神謀亂

五代、漢循州、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能言禍福甚應、縣吏張遇賢竭誠事之、時循州盜賊紛起、莫相統一、共禱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王、改元、攻掠海隅、殺人無數、漢討敗之、復侵唐、屢爲唐師所敗、窮窘無措、再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遂潰、唐執遇賢、斬於金陵市中

論曰、語云、天何言哉、乃有無形而聲、不喙而言、雜處於愚頑蠢眾之間、報其媸褻無厭之事、何神明之不

惺煩耶。五代之際。日月昏蔽。故邪幻生焉。以愚弄而殘殺之。嗚呼。此務民義者之歸於大智也。

郭京六甲神兵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粘沒喝渡河圍汴、朝廷窘促無策、兵部尚書孫傅言市人郭京能施六甲法、以禦寇、京自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掃蕩金虜無餘、帝深信之、以爲成忠郎、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老少、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自云攻城不急、此兵不出、元年、金人攻宣化門、漸破、促京出兵、京徙期再三、不得已遣其役出、爲金所殺、於護龍河、京假以下城作法、遂引衆南遁、金人

乘機入城大掠劫帝北去京旣南走猶稱妖法爲上所重愚民從者三千餘人欲作亂立宗室爲帝以圖恢復襄陽張恩正囚而誅之

論曰徽宗自稱道君以鬼神自誣是欺天也欺天者亦以天欺之六甲神兵之所由來也作法自斃豈一端乎

王則假佛左道

宋仁宗慶曆七年、涿州人王則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妖人爭信事之、黨與遂衆、連結數州、以冬至日、執知州張得一、殺判官董元亨等、僭稱東平王、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帝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討之、賊大潰、擒則送京師、磔於市、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據城六十六日而敗

論曰、貝州信鬼、固習尚哉、一人倡亂、流血數州、故聖王嚴左道之誅、厲氣感人、中庸其鮮能乎、

沙門謀反

宋南彭城民高闍、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結殿中將軍苗允等數百人、謀與諸尼出入宮掖、因而作亂、立闍爲帝、事覺伏誅、因沙汰沙門、毀諸淫祠、連坐死者數千、

論曰、沙門者、佛之養濟院也、帝王之惠、不能遍及於孤孽貧疾之人、乃設一法、使之髡剃戒素、而衆生相與養之、佛之權術也、聖人之微用也、若謂此輩遂可成佛、夫亦不知其本矣、嘗聚衆而叛、乃無賴之常耳、何

寇謙。　吾云此論與陳留公意同

胡僧咒人自死

唐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再咒復生、太宗召試屢驗、大見信重、太史令傅奕、博學端尚、不用佛法、醫巫而精於術數。上以僧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果無所覺、須臾、僧遂僵仆、死不復甦、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擊物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試之應手而碎。觀者遂止、奕年八十五、卒於家。

左道

有高氏辯佛十卷行於世。皆以辨駁佛教爲主

論曰、閉兇人不死而自死之理何也、氷能滅火。火盛則氷亦隨化。邪不能勝正。即陰不能敵陽也。博物而知明。端尚而理方。傳公殆賢者乎。故格物爲君子正心之本。